

暖

◎汪翔

阳

冬夜

◎蒋波

偶然,传来的声音
是黑暗中的鸟鸣
漆黑的四周,有无数双眼
在夜幕里漂浮

没什么,是固定的
一场雪
多像一个善意的谎言
覆盖住
这个原本纯净的世界

属于冬夜的,不再有
裸露的叶子,急速下降的气温
就让温暖的怀里
揣着霜花,接住最后一滴泪

有一块石头,在这个夜里
月光下,它变得越来越硬
而远离故乡的人,收起了
所有的方言

薄雾

彼岸的人
与花,都恍如昨日
只能听见声音
却看不到模样

在你最初的地方
我的世界,不再有了
枯黄的叶子飘落
所有的感伤
都隐藏在一场雪里
或某个静谧的午后

我跟属于你的光阴
温柔地面对
阳光
不会在不适合的时候
呈现一座高楼
孤单中的心情

我等待鸟飞
等待一轮明月
在异乡的上空,高挂

落叶

不忍再提起你
落下时那么轻,那么疼
不忍再看见你在风雨里
一次又一次回头
经历过的,已成过往
树枝还在高处
霜,清冷地贴在上面
听你远走的消息

不忍再说枯黄,凋敝的
燃尽最后一缕凡尘
爱去了,恨去了
欢喜去了,冷暖去了
留一双眼望着日月

一路走好吧,你无非是
赤条条来
赤条条去

童年

扣打锈迹斑斑的往事
破绽百出的木门
能有多少记忆,可以重启

童年,就像帽沿上的枯草
与簸箕上的指纹,苍白无力

古老的小径,落荒而逃
一眼,就是深不见底的池塘
张开干裂的嘴唇

黑夜,再也没有影影绰绰
那些精灵,与理性擦肩而过
了无痕迹

冬天的晨曦,东山之上红霞涌动,山峦本是肩并肩连绵不断的,不知何时被撕开一道口子,一束柔和的光线便从这缝隙里挤了出来。灰黑的幕布上轻描淡写铺了些柔白,沿着边缘向中心一层层晕染,渐变成淡粉,粉红,朱红,太阳倏地跳脱出来。

阳光映在湖面上,波光闪烁,如冬姑娘眼中的秋波,一群水鸟嬉戏,荡起一道道水纹。阳光射进树林,斑驳地跳跃在枝干上,好像一朵朵盛开的白色的小花。有时从密密的松针的缝隙间射下来,形成一束束粗粗细细的光柱,把飘荡着轻纱般薄雾的林荫照得透亮。风的舞蹈,旋转着,跳跃着,推起一抹细浪,把阳光撕成了一片片,闪烁着光辉,打在挥舞着的树上,打在青石假山上,打在狭长小路上,映入眼眸中,现出明亮而缥缈的影像。一些黄色红色的叶脉,在风中飘摇着,秋色残留着依稀的影子,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烁,那种轻盈,那份闲暇,是一支谢幕的赞歌。

冬天的太阳是慢节奏,不急不躁,沉稳

内敛,慢慢地释放光和热,驱散了一些尘埃和杂质,就像午后休憩的小猫,眯着眼,似有似无,却轻柔地温暖了整个冬天。收获了庄稼的田野非常空旷,一些植物裸露着呼吸,冬阳之下,闻到了树根和泥土的味道,那么清新,那么熟悉,那么馨香。太阳在云朵里探出头来,笑意盈盈的播撒温暖的光芒,像一床透明的被子,轻柔地覆盖了大地。天空,只有在冬天,才最显高远。沿着溪边小路漫步,阳光在前面带路,像个调皮的孩子,在枝叶间穿梭,在水面上舞蹈。行走在空旷的原野,感觉那一片蓝天仿佛伸手可及。这时暖阳透过身体直入内心深处,觉得天空其实就在内心的某个角落。真想放声高歌,碰响这满地明亮的阳光。在冬阳下久了,会觉得自已逐渐明亮起来,直至通透透明,成为一片直立的阳光。冬日的暖阳,让人安静,让人忘记浮躁,让人低调与谦卑,让人心生化作一株小草融化在阳光里的念头,融化成风,融化成水,融化成云,融化成一束绚丽的光。

沏一杯清茶,随手拿一本书来翻阅,书香

便在阳光的抚摸下缕缕升起发散,心情也变得晴和柔软起来。轻展纸笺,纸笺上就跳跃着细碎的阳光。透过氤氲的茶香,去望窗外,鸟儿轻快地跳跃着,几尾鱼儿在水中曼妙的舞动轻盈的尾鳍,它们都带着冬阳的色彩。

暖阳下的村庄,古朴而单纯,犹如一幅淡雅的山水画。四周黛色的山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地铺排开来,恍惚有一种动感,像水面上微微荡开的美丽漩涡,一圈一圈扩散,显得非常空灵。近处是田野,是河流,是屋舍,错落有致。微风轻拂,阳光的味道氤氲其间。孩子们在嬉戏,老人们在闲谈,有的眯缝着眼,尽情让阳光的温暖洒遍全身,岁月的沧桑与和煦的阳光交融,鸡鸣狗吠之声此起彼伏,一切是那么安详,一切如醇香的酒,让人生出一些醉意。

是的,冬天的乡村就如一座硕大的酒缸,冬阳就是一位神秘而高明的酿酒师,阳光之酒从云层之上源源不断地倾洒下来,整个村庄溢满了酒香。是的,真是酒香,腊月里,家家户户都要酿米酒和煮谷酒的。阳

光是酒,时光也是酒,绵长而悠远,芳醇而厚实,一切都醉了。真想做一个醉翁,沉醉在古朴的村庄里,沉醉在和煦的阳光中,沉醉在山水的怀抱中,沉醉在诗意的生活中。

黄昏时分,看晚霞满天,太阳斜落一身紫红色的长袍,覆盖了西山的云朵,悄然坠落。总感觉夏季,落日带着些许对红尘的眷恋,落得有些拖沓,有些牵绊,而冬天的夕阳,亮与暗的转换即在刹那,天地回归静谧的瞬间,整个大地空灵得如此富有诗意。

夕阳归山,暮色笼罩了村庄,但我的心非常平静。带着阳光的心态,以一颗平常心,感恩之心,就可以端详整个冬天的美。人生也需要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当生活中遇到困难,遇到险阻,遭遇严冬一样的寒流时,倾听别人的一句问候的话语,暖如三春,朋友真挚的帮助、关心,亲人的体贴关怀,犹如冬日里的一缕暖阳,轻轻温暖着我的心,倍感生活的温暖,在低谷中度过人生的严冬。只要心间充盈着阳光,即使走在寒冷的冬天,也一样温暖美好。

冬日繁花红胜火

◎谭丁灵

时候已入深冬,该是粉妆玉砌,冰雪飘零的季节。在童话的世界里想念一场雪花的浪漫,是南方人的一份奢求。但居住在南粤地区,冬天没有雪花,却能拥有别样的浪漫。

晨曦初露,去公园晨练。路上行人依稀,车流并不汹涌,一切都是悠闲的模样。眼前异样的风景却让我惊讶。一条笔直的双向八车道中间,盛开的是一排美丽的花树。那盛放的姿态无拘无束,仿佛是待命的士兵听到了冲锋的号角,一个个拼了命似的开放。一条马路就成了一片粉色的海洋,衬着淡蓝的天幕,在行人的心中留下撩人的火热。科普后,才知道这是生于南国的“美丽异木棉”,树冠呈伞形,叶色青翠,树干下部膨大,呈酒瓶状,树皮绿色,密生圆锥形皮刺。花冠粉红色,中心白色,冬季为盛花期。在这南国小镇,异木棉绝对算是冬花的领军人物。这养眼的花开盛景,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使我驻足不忍离去。

沿路前行不远,路边有一块狭长的花坛,在一树盛开的异木棉旁,红花羊蹄甲也毫不示弱,仿佛是异木棉的姐妹一样,抢着争宠呢!红花羊蹄甲花大如掌,五片花瓣均匀地轮生排列,绯红或紫红色,略带芬芳。她把艳丽的花朵或隐藏在绿叶之中或绽放在枝头之上,每一种开放的姿势都让人生艳羡之心,有着南国美女热烈奔放、敢作敢为的气质。

路旁小区边有一片人工小山坡,坡上种着成片的双荚决明,也正在怒放着。明晃晃的一片金黄,带着皇家的尊贵,超凡脱俗。双荚决明喜光耐寒,耐干旱瘠薄,有较强的抗风防尘烟能力。这种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的风景区绿化树,广泛栽培在我国南

方地区,给这里的冬天带来一场“全城尽带黄金,满眼珠光宝气”的视觉盛宴。

立交桥上往体育公园的路边有一大片的草地,绿绒绒的草地上盛开着各色小花。紫色的兰花草自信地顶起喇叭状的花冠,在微风中轻舞,带着儿童娇羞的微笑;蝴蝶菊匍匐在草地上,攻城掠地般生长,金黄的圆形花瓣仿佛碧天里眨着眼的亮星星;细叶萼距花贴着地面铺散着嫩枝,筒状的花萼基部一侧膨大成距状,紫色或粉色的碎花鲜艳红润,每一朵花就像一个精致玲珑的风铃,仿佛可以摇出清脆的铃声。

来到体育公园里,周边都是养眼的繁花。这里有“树带绿意含情笑,鸟从花里带香飞”的诗情画意。小鸟在树间跳跃着,不时发出“啾啾”的乐音;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把光斑星星点点地洒落;淡雅的花香散发在清新的空气中。羞答答的朱槿吐着绯红的火焰,点亮了路边的一片灌木丛;鸡冠刺桐把火红的花冠高擎在空中,犹如晨空中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芙蓉葵把嫩黄的花蕊吐出硕大的花盘,像是在招引着蜂蝶;雁来红的花蕊像条毛茸茸的红色松毛虫,开放在绿中带紫的卵形叶片中间;紫红的叶子花被修剪成半圆型,伫立在石头小路边,像戴着礼帽的迎宾少女。还有夹竹桃、鸡蛋花、鬼针草、冬桂、龙船花……不胜枚举的花,点点繁花照眼明,处处柔情作水流。

我沉醉在南方冬天的花海里,遐想着北方的世界,那雪花的浪漫又该是怎么的风情呢?何处无月,何地无花,何方无清风,何时无诗意。最寒冷的季节同样可以欣赏到繁花的美丽,赏花何须在春天,人生何曾缺风景。

炊烟萦绕是故乡

◎甘婷

决定回乡之后,那天傍晚我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小村庄。

久违了的村庄啊!这儿是我成长的摇篮。自从上了大学后我便远离了这座村庄,时至今日,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里,每天忙于工作、应酬,我却很少亲近它了。没想到,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过去了这么多年,如今再次踏进这片热土,心里满是复杂的滋味。

我放了行李,走出大门放眼望去,远处,那一座座羞答答的小山,还是那么熟悉,那山中的林,林中的烟雾,萦绕缭绕,袅袅娜娜,真有种“实是欲界之仙都”的景象,真是妙不可言。

老家的烟雾,总是那样的多情,远方的游子归来,它哪一次不是笑脸迎人?

记得儿时读古诗,曾读到贾岛写的《寻隐者不遇》:“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总觉得有无尽的意境。你想,诗人千辛万苦,远道而来寻访好朋友,可是老朋友却不在,他不禁久久地伫立在原地,望着童子遥指的山,只见山中云雾缭绕,一片洁白。我于是觉得,故乡的山就是诗人贾岛笔底所描绘的那座山,那么灵动,那么曼妙,那么的有诗情,那么的有画意。

所以,故乡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人一屋一炊烟,都在我的记忆中。

此时已是黄昏,暮霭沉沉,村庄的老房子的屋顶上早已炊烟袅袅,那炊烟慢吞吞地四处飘荡,从这家飘到那家,从那家飘到这家,于是,整个村庄都笼罩在烟雾之中,

笼罩在相亲相爱之中。正凝神之际,突然,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囡囡,你回来啦?好久不见,竟也长得亭亭玉立了呀?真是女大十八变啊!”循声细看,原来是邻居大嗓门万婶。我微微一笑地看着她,突然发现,昔日腰杆挺直,健步如风的万婶,如今却背如弓,步履蹒跚,鬓发已白。看到此景,我不禁眼含泪水。

“今晚可来我家吃饭?你万叔已经做晚餐了,准备可以吃了。”万婶依然不改热情。我摇摇头,情不自禁地看向她家的屋顶,只见她家屋顶升腾起缕缕炊烟,或浓或淡。透过那缕缕炊烟,我似乎看到了缕缕牵挂,缕缕乡愁。

家总是离不开炊烟的,就像游子总是离不开故乡一样。温暖的厨房里,父亲母亲日夜在灶头里忙活着,不过是为了儿女能健康成长。然而,当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远离故乡时,他们依然在灶头里忙活着,只希望有一天,儿女回来时,能有一口温热的饭菜,这就是故乡,这就是炊烟下的暖。

如今,我就是这样一个,阔别故乡多年,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村子里,黄昏里的炊烟萦绕缭绕,四处飘散。炊烟中的父母,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着自己孩子的乳名,让他们早点回家,炊烟里的鸟儿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不停地聒噪,还有,炊烟里的鸡鸭也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也似乎在呼唤着自己的孩子早点回家……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感到温暖呢!

是啊,炊烟萦绕是故乡,当再次看到炊烟时,我不禁已热泪盈眶。



冬天的晨曦,东山之上红霞涌动,山峦本是肩并肩连绵不断的,不知何时被撕开一道口子,一束柔和的光线便从这缝隙里挤了出来。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